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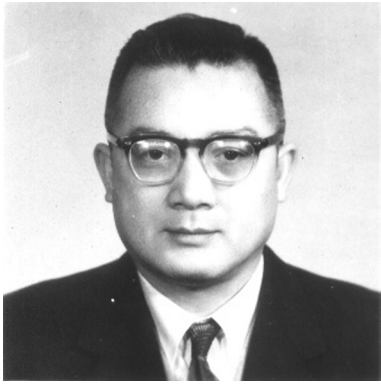


辛志平

打造教育理想國

黃春木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、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歷史教師)撰

壹. 生平誌略



▲ 辛志平校長攝於民國50年
圖：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提供

辛志平先生誕生於1912年，廣東省羅定縣人。中學就讀廣東省立羅定中學、廣州知用中學，十六歲時考取國立中山大學預科，兩年後直升本科教育學系，1934年畢業。旋即獲聘為廣東省防城縣立鄉村師範教員，教授教育及文史課程，隔年轉往江西，出任贛南聯立鄉村師範教導主任。1936年2月，返回中山大學擔任助教，教授實驗心理學。1938年夏，因抗戰戰火波及，隨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昆明，兩年後辭去教職，歷任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社人事科長、中英庚款會辦黔江中學訓導主任、重慶市私立載英中學教務主任、魯蘇皖豫邊區學院講師等職。1944年2月，出任第一戰區軍簡三階秘書，任機要職；1945年5月，改任第三方面軍司令部秘書，續贊襄軍機。

抗戰勝利後辦理退伍，重返杏壇，決意遠赴台灣工作。1945年底，接任臺灣省立新竹中學校長，一任近四十年，於1975年2月1日退休。1985年6月25日，因急性心肌梗塞病逝於台北。

貳. 初任新竹中學校長

辛先生早年杏壇經歷，因兵馬倥傯、人事更迭，已少有資料留記。我們今天之所以特別懷念、表彰辛先生，主要就是因為他以將近四十年的精華歲月，一心經營新竹中學，奠立了一個優質學校的傳統，同時也以身作則，成就了一個教育家的典範。

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，辛先生隨第三方面軍湯恩伯將軍部馳赴上海地區接



收，等工作告一段落即辦理退伍，熱切期望重回教育崗位，作育英才。不過，此時辛先生認真考慮重返教職，除了回家鄉廣東之外，卻也將目光投向剛從日本殖民者手中接收的台灣。廣東，或者台灣？最後他做出人生當中的一個重大決定，提出申請遠赴台灣，理由是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，重回祖國懷抱後，教育工作將十分關鍵。虛歲三十六歲的辛先生，決意給自己三到五年的時間，為刻正面臨重大轉變的台灣教育奉獻心力。

11月1日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任辛先生接收「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」，於是他展開了新的人生旅程，渡過台灣海峽，12月12日到任，完成交接，奉命將校名改為「臺灣省立新竹中學」。歷經戰爭的摧殘，當時學校的情況相當不理想，而且校舍被充作軍營，接收的日軍軍火堆置在禮堂，師生只好全移往新竹高商暫時安置，幾經多方交涉，半年後軍隊才完全遷走。

不過，戰後初期新竹中學最嚴重的考驗，還是師資短缺的窘境。日籍老師陸續遣返，合格的台籍師資不足，大陸各省又正在復員，本身就欠缺師資，同時也幾乎不會有人願意來到這陌生的台灣；再者，就算肯來，資歷、能力是否合格，查驗起來實在困難，來歷不明的，總不能隨隨便便就聘任。於是，辛校長只好找可靠的朋友推薦，先聘請了幾位台籍老師，又設法透過舊日關係，禮聘九位老師來台任教，結果只有兩位應聘。在這青黃不接之時，為了讓教學能順利進行，辛校長遂徵用留任了多位日籍教師，但只讓他們教數理、英文、體育等，不教文史科目。

在如此艱難的時刻，省立新竹中學於1946年1月辦理了光復後第一次的招生工作，招收初中部新生100名，同年八月開始招收高中部學生。至於原來已在學的台籍學生，則因日本學制與中國學制不同，必須重新依「三三制」確定學籍。然而無論舊生或新生，「國語」由日語變成華語，一開始的上課，溝通頗為困難。

辛校長的運氣不錯，他禮聘的教務主任羅富生，是在地的客家人，又曾在日本中央大學的「第二外語」課程修過中文，兩個人的溝通比較順暢。羅富生於是成為辛校長治校初期的好幫手，在全校集會時，負責將辛校長的話翻譯成日語，講給學生聽，這樣的情形，持續了一個多學期；由於中學生學語文的能力本來就不差，何況竹中學生程度好，而此時學習祖國語文的動機又異常熱切，大約一年之後，學生們的國語已經講得不錯，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習慣了辛校長的鄉音，羅富生主任的翻譯工作便逐漸可以放下了。

另一位得力助手是彭商育老師，他是湖南人，與辛校長是舊識，1946年秋天來到台灣，他上課最不受語言的影響，因為教的是數學；彭老師很快地便成為王牌老師，為1950～1960年代新竹中學的數學教育紮下深厚的基礎。

剛光復時，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，政府財政也很困難，教育資源相當欠缺，因此老師得自己想辦法蒐集資料編教材、刻鋼板印講義；又因師資不足，所以常常一個人得上好幾門課，辛校長也不例外，一樣要授課，國文、歷史、地理、英文等，樣樣都來。這時候的老師教學工作實在繁重，但薪水卻異常微薄，甚至政府還會拖欠薪水，大家生活都很清苦。

竹中設有老師宿舍和學生宿舍（學寮），彭商育老師到竹中報到後住在宿舍，同時被委為舍監，與住校生同寢共食，同甘共苦。他回憶，多數學生家中相當困窘，衣衫襤褸者比比皆是，寒流來襲時人人抖顫，有毛線衣的人極少；宿舍飲食粗劣，每餐只有下肉一片或低質魚肉一塊、水煮青菜半碟、米屑豆腐清湯一碗、白飯一大碗，不過這已算是豐盛的了。

無論老師或學生，這樣的日子雖然「清苦」，但是慾望少，有書讀，有工作做，生活未必「痛苦」。

然而，1947年爆發的「二二八事件」，卻讓大家深受挫折。所幸竹中的激進學生對於辛校長相當尊敬，他們認為校長是教育家，不是貪官污吏，學生應



加以保護。二二八事件剛發生時，情勢相當緊張，許多民眾很激動，往往暴力相向，一發現大陸籍人士，一時也難理性地去弄清楚誰是貪官污吏，誰是無辜教育家；學生們於是決定，將辛校長一家人以及其他的老師，全接送到竹中校園內的學生宿舍加以保護。

二二八事件期間，校外風聲鶴唳，校內則因為學生的保護而未遭受太大的破壞。此時的學生當中，部份人曾經在戰爭末期受過日本人的軍訓，具備一些基本的軍事概念，他們建立了組織，周密地分配站崗、通報、補給等任務，確保了校園以及師生的安全。

然而，3月8日以後，政府從大陸調派增援軍隊來台鎮壓，情勢逆轉。竹中幾位活躍的學生，例如曾重郎，就被列入黑名單，遭受通緝。此時，辛校長甘冒風險營救學生，甚至掩護學生到校長宿舍躲藏，度過危難。但無論如何，這場大動亂終究重創了台灣社會，並且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傷痕，直到今天，我們仍在努力理解、批判此一歷史事件，並且承受其巨大的影響。



▲ 校長於校長室留影
圖：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提供

但是，只就竹中而言，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也很大。辛校長當時正持續努力地敦請大陸籍優秀老師來台任教，1946年底，好不容易收到十餘張的應聘書，但二二八事件讓這些老師都辭聘了。辛校長日後常常感慨，他深信如果這些名師都能來，新竹中學必定會是第一流的學校，可與當時四大名中學，如上海中學、南開中學等，相互比美。

到了1949年底，中央政府因大陸戰況逆轉，被迫退守台灣，當時不少教育人員隨政府遷來，中學師資不足的情形稍有改善。不過此時的問題變成是許多

人拉關係、請託求職，因為局勢變遷的關係，他們在大陸的資歷難以查驗，辛校長的做法是嚴格把關，來路不明的一律婉拒，寧缺勿濫。往後，他為了提升師資素質，還常常到各個學校挖角，也會去省立師範學院（後來的臺灣師範大學）各個學系，請系主任推薦優秀畢業生到竹中任教。

參. 治校風格的確立

1950～1960年代，是辛校長奠定新竹中學傳統、確立自己治校風格與原則的時期。

辛校長那一輩的人治校，多數人都傾向嚴格，非常強調紀律。辛校長認為老師應該遵守教育人員的專業規範，所以頒佈〈教學通則〉和〈各科教學要領及作業指導辦法〉，章則訂了之後，更是確實執行。辛校長重視老師的教學，而且他不喜歡應酬，所以每天待在學校的時間很長，透過抽閱批改的作業、檢視月考的命題、處理師生衝突的案件等，有充分的機會可以了解每個老師；一發現問題便約談，情節嚴重的老師就解聘或不續聘，這在新竹中學早年的歷史中不算是新聞。

但另一方面，辛校長又相當尊重老師。早期老師人數比較少，辛校長總是在每一個學年終了的時候，親自把下一學年的聘書送到老師家中，請求老師繼續留校任教。舊曆年間，還會到許多老師居住的東山里，挨家挨戶拜年。

至於關係校園生活規律與學生輔導成效的「導師」，辛校長的遴聘除了一貫的慎重與誠意之外，另輔以實質的鼓勵，方法是善加運用當年教師可以每週兼課九小時的規定。辛校長要求導師不能在校外兼課，但讓導師在校內兼課九小時，這樣再加上導師職務加給，每位導師的待遇可以比原薪多3千元，同時導師還能優先配給眷舍，既省錢又便利，因此竹中的導師制度能夠順利推動。

「教學研究會」是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自1950年代起在中小學推行的重要制



度之一，而辛校長顯然又比一般校長更重視這個制度。辛校長任命資深教師擔任學科主席，下放部分的行政權，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，透過學科教學研究會的運作協助落實校務，這當中以選用教科書、甄聘教師、考核老師最為重要。熟悉教育界生態的人都知道，許多校園的貪瀆案件，除了包工程拿回扣之外，最常上下其手獲取不義之財的，便在買教科書、聘老師這兩類校務上。辛校長將這些校務讓各學科的教學研究會來參與決策，既樹立了自己清廉的風格，也避免各界關說、請託的麻煩，同時更讓新竹中學的教育發展有了優良的制度。

一個學校只要能聘到好老師，並讓好老師可以依據自己的專業決定要用的教材，教學方面便能很容易地上軌道。當校長的首要任務，不在此嗎？而且，有了好老師、好的教學活動，這個學校又怎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優質學校？

辛校長重視紀律的性格，也涵蓋對於學生的要求。竹中人眾所週知的「三大鐵律」：不打架、不作弊、不偷竊，在長時間的執行之後，已經內化為學校的傳統、校友之間的集體記憶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早期的校友們卻常說新竹中學很自由，因為學校沒有圍牆，不服訓導處的管教可以據理力爭，「動員月會」時可以批評學校，各種社團或課外活動相當豐富等等。很難令人相信，在嚴肅的1950～1960年代，竹中人已經有這樣自由與紀律兼顧的校園生活經驗。

比起訓導處的管教來，教務處的課程安排與成績要求，恐怕才是真正讓新竹中學學生壓力沉重的源頭。學習紀律的要求，儘管歷經三育、四育並重的演變，始終都是辛校長堅持的竹中教育理想。就像「教學研究會」一般，辛校長對於教育廳在1950～1960年代大力推動的正常教學、三育（四育）並重等政策，均是紮紮實實地推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教育發展的大環境來看，辛校長此一時期的努力，已經深刻地面臨堅守教育理念或依附升學主義的掙扎之中。

其實就在1940年代末期，台灣政經情勢尚未穩定之際，教育的發展似乎沒

有受到太大的波及，甚至就在遷台第二年，1950年時，政府已經多次下令，要求學校不得惡性補習，不可以教太多、太難，不可以留校太晚等等。到了1950年代初期，國民學校畢業生想要爭取進入中學就讀，競爭已很激烈；加總來看，全台灣的錄取率不到40%，不過因為當時是各中學單獨招生，所以每個學校的競爭程度不同。由於新竹中學是桃竹苗地區首屈一指的學府，競爭便十分激烈。等到初中讀完，除了成績優秀者可以直升外，多數人還得再經過入學考試才能就讀高中，而高中畢業若要升學，便得面臨大學入學考試。



▲ 辛校長辦公室留影(民國52年)

圖：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提供

1950年代大學入學考試的競爭已經很激烈，由於聯考係採分組進行，因此許多中學紛紛在校內實施分組教學，讀文科的就不讀物理、化學，讀理科的就不讀歷史、地理。照當時法令，這個現象其實是違反部頒「課程標準」的，但因涉及升學的現實，學理上又觸及對於高中教育功能的界定，引起教育學界、教育行政界廣泛討論。然而由辛校長來看，這樣的爭議根本是不存在的，高中教育是通才教育，何況「課程標準」也還是如此規範，因此所有的課程學生應該通通都要學習，沒有所謂的「主科」、「副科」；而這「所有課程」，自然包括了不考試的體育、美育課程。幾乎所有的竹中人，當年都曾被美術、音樂、體育課的壓力給弄得神經緊張，甚至有人還因此面臨補考、留級的命運。

然而，經過這番磨練，竹中人除了會讀書之外，通常也能游泳、長跑、唱歌、畫畫，文武全才，這樣的素質便是在「通才教育」堅持中累積出來的。也因為中學時期的全方位發展，在竹中校史上，成功跨界或轉行，而且表現非凡的校友相當多。



當然，不可諱言的，當年在校生面對辛校長的堅持，許多人非常擔心升學考試時會沒有競爭力。因此，辛校長常跟學生說：「高一時把高一的功課唸好，高二時把高二的功課唸好，高三時把高三的功課唸好，並加以複習。這樣還怕什麼聯考？還要補什麼習？」辛校長認為，以新竹中學學生的資質，若真能依此原則按部就班地準備高中三年的功課，配合老師的教導，根本不需要補習，也不必害怕聯考。這樣的觀念說來毫不稀奇，仔細想想，其實應該是根本的道理。

肆. 教育大環境變化的影響

1950年代初期，政府推動許多教育改革，而以「消除初中的入學瓶頸」最為關鍵；這項政策再進一步延伸，便與推動「九年義務教育」的精神接軌，因此屬於重大的教育改革方案。當年這樣的教改大方向，是由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初中」入手，這在1954年時已經確定。隔年9月，教育部公布〈發展初級中等學校方案〉，包括訂定分年增校計畫等，正式揭示「省辦高中、縣市辦初中」政策，在這個目標下，發展鄉鎮初中，試行中學學區制度，鼓勵私人興學、充實中學師資與設備等，均是主要實施項目。考究其精神，主要在於擴充初中的升學機會，並且減輕初中入學的升學競爭。

到了1956年，教育部又頒布了〈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初級中等學校實施方案〉（當時被慣稱為「免試入學方案」），省政府為推動此一方案，選定距台北較近的新竹縣做為實驗區，指定新竹中學試辦，將「免試升學」和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初中」付諸實行。一時之間，身為新竹地區中學的龍頭，新竹中學儼然成為全台推動教改最為關鍵的所在，其立即的影響是從1956年以後，新竹中學只留下高中部，成為當時著名省中的先例。

「免試升學」和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初中」後來發展的命運不同。「免試

升學」引發許多爭議，最後主要是因為財政困難，由蔣中正總統指示行政院令知省政府停止試辦。至於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初中」則繼續推動，新竹中學再也沒有機會恢復六年制了，這是許多人日後回憶時相當感慨的一件事。辛校長也不例外，他始終認為：「一個學生從初中到高中在同一個學校，對學校感情較深，對學校的傳統風氣比較容易瞭解、接受。」

新竹中學體制的變革是政策造成，辛校長只能配合，不過，這樣政策對學校的影響相當大。

當年新竹中學奉令停辦初中部時，原來的學額悉數移撥高中部，因此高中部每個年級一舉由3班變為7班；以後，又為了提高就學機會而奉命逐年擴增，至1967年時總班數達到了44班。由於學校規模擴充快，各種軟、硬體設施配合不上，校務推動開始出現吃力的狀況。1968年，九年國民教育推行，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國中」政策全面實施，新竹縣立各高中學生全部移撥省中接辦，新竹中學一時之間又擴增10班，問題更加嚴重。除了教室、設備不足外，教師不斷增聘，素質不齊，亦難以形成緊密的關係；而在國家財政拮据下，職員、工友又奉命不得增加，行政事務便難以負荷，導致效率、品質急速低落。加上接收各縣立中學的學生，平均素質大幅降低，管教問題且隨之激增。因此，學校裡頭的教學活動與生活管理，處處捉襟見肘，難以應付。

新竹中學長久以來一向堅持按正常課表作息，既強調德智體群美的均衡發展，也注重「教學正常化」的貫徹，課外活動如大會操、校隊練習，或者教師開會等，多避免利用正常上課時間進行。這種絕不加重或者偏廢哪一學科，堅持不分組，學生應該文理兼備、術德兼修的作風，到了1960年代以後，在歷經學校擴增的衝擊以及社會風氣的感染下，來自家長、社會以及校內師生的壓力已經相當沈重。為此，校內開過好幾次會，辛校長起初仍堅持通才教育、五育並進的理念，不斷向師生及家長宣導；但是，許多學生認為既然念了高中，就要考上大學，否則沒有用處，因此對新竹中學的措施相當不滿，不少桃竹苗地



區優秀的初中畢業生無法認同新竹中學作風的，紛紛轉往台北就學。

資深老師趙制陽是辛校長的老友、錚友，他體察情勢，除了反對音樂、美術科的嚴格訓練外，也連帶反對不分組的作法。趙制陽認為學生的性向、天賦自有差異，有的五音不全，有的色感甚差，尤其有些初中將音樂、美術科的時間挪用，到了高中毫無基礎，程度嚴重脫節，這時如果教師要求過嚴，即呈現難以適應的現象。至於升學，就像在運動場上參加負重賽跑一樣，已經分組的人比沒有分組的人肩頭減少了三分之一的重量，跑起來自然輕快多了，成功率自然提高了，不分組的學生顯然是在不公平的條件下參加比賽，遭受委屈的。

趙制陽以及多位資深老師均認為竹中的升學率已明顯下降，家長不斷反應而不見「改善」，開始將學生送去台北就讀，長久下去將形成反淘汰現象。最後，辛校長考量現實，終於同意調整作法，開始實施分組，但是他只願意分成文、理組，採大分組方式，而不願意再細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組。此外，在備受壓力下，也只有同意週末時才加輔導課，其餘時間仍正常作息。



▲ 辛校長與夫人於住家前合影

圖：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提供

至於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的教育理想，則沒有放鬆。例如，1973年畢業的王裕仁都還提到，他高一時有同學各學科成績都在80分以上，卻因音樂、美術兩科都不及格，憤而轉學到台北去；而他們這些留在竹中繼續「深受其苦」的，私底下便把學校更名為「私立志平藝專」，以洩心頭之恨。

顯然，辛校長依然在力圖抗拒補習對學生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，並且嚴拒考試領導教學。

伍. 走下人生舞台

1960年代後期，辛校長已年近花甲，又有糖尿病、心臟病，多年來的教育變革且讓校務工作越來越艱困、繁瑣，因此心力逐漸交瘁。而新竹中學也開始出現「校長喊不動」的現象，有些老師不再完全配合學校傳統，升旗典禮不到、上下課不嚴守時間、外面兼差多等等；資深老師自己堅持，但站在同事立場，卻不好去說人家。當然，這些現象不單存在於新竹中學，因為整體風氣已經轉變了。

辛校長於1975年2月退休，依照當年法令，他和家人仍能住在東門街32號的校長宿舍；宿舍老舊而陳設簡陋，生活過得十分平淡。由於早年教師待遇不高，辛校長又一生清廉，雖有數十年的年資，平日並無多少積蓄，退休後的生活開銷，便靠60萬元退休金的息金過活，儘量不動用到本金。

由於念念不忘教育，退休後的辛校長多次撰文針砭時弊，直言批判升學主義，認為足以動搖國本。他依然堅持通才教育、五育均衡的理想，更熱心提倡心理測驗、諮商輔導制度，認為可以改善聯考偏重學科紙筆測驗的弊病。

1970年代後期，由於不少海外留學生及僑胞對政府諸多批評，在美國逐漸形成一股輿論壓力。為了化解與說明，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」於是商請幾位退休的老校長到美國宣慰；因為這些留學生及僑胞中不少人是新竹中學的校友，因此辛校長也就不辭辛勞，於1983年6月8日隨團啟程赴美。但罹患糖尿病、高血壓的辛校長在這趟勞累的旅程中病倒，之後返台醫治一直無法痊癒，1985年端午節前夕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，急救無效，6月25日上午病逝。

陸. 躍登歷史舞台

辛校長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教育家，把教育當作畢生追求的大夢，傻到會去



抵拒聯考趨勢與升學主義狂潮，堅持高中教育是通才教育，硬是不肯放鬆在音樂、美術、體育課程上的要求。辛校長念念不忘五育均衡以及教育正常化，主張學校教育應該培養出具有完整人格的健全國民，他沒有艱深的理論、龐大的資源，有的只是紮紮實實的工作與無限的付出。

辛校長的事功到底有多大？基本上，這是一個沒有太大價值的問題，也是一個難以比較的問題。一個人若願意以一輩子的青春，在自己的崗位上勤勉認真地奉獻，留下了一些令人緬懷的影響，創造出一種足供效法的風範，這應該就是了不起的事功。百年來的歷史發展，正是因為變遷太大、太快，使得多數人無法久任其職、久安其位，無法累積、無法傳承，這便妨礙了文化的沈澱與紮根；辛校長的前半生四處遷徙、轉任多職，就是一個例子。但他後半生有幸可以一任新竹中學校長近四十年，這段時間的珍惜與把握，已足夠讓他創造出一種新的學校文化，影響所及，讓一整個世代、一整個地區凝聚了一種氛圍、一種記憶，甚至到了今天，成為一種資產，一種我們在處理教育問題、面對切身處境時的寶貴資源。

辛校長過世後，家屬依囑將宿舍歸還政府，經過多年的閒置，晚近新竹市政府已將此宿舍指定為市定古蹟，重新規劃整建，闢為紀念館，因此，辛校長的事跡與志業成了引領後人一頁珍貴的歷史。但是，辛校長所堅持的教育理念，可不可能成為一種「傳統」或者「文化」呢？這已不是他的責任了，這是我們後人亟需思考與行動的重大課題。

參考文獻

新竹高中編，**竹嶺**。（新竹中學校刊，半年刊）

新竹中學校友會編，**新竹中學校友會刊**。（年刊）。

辛志平校長獎學基金會編（1992）。**辛志平校長紀念文集**。新竹市：編者。

黃春木（1999）。**無私與大愛：辛志平校長的故事**。新竹市：新竹市政府。

黃春木（2000，11月）。辛志平校長「教師專業」信念與實踐的評析。載於新竹市教師會主辦之「**辛志平校長教育理念研討會**」研討資料（頁52-65），新竹市。

黃崑巖（2000，11月）。教育者辛志平校長。載於新竹市教師會主辦之「**辛志平校長教育理念研討會**」研討資料（頁93-98），新竹市。

彭堅汶（2000，11月）。辛志平校長通識與民主教育的理念與實踐。載於新竹市教師會主辦之「**辛志平校長教育理念研討會**」研討資料（頁1-21），新竹市。

湯廷池編（1985）。**辛校長志平先生追思錄**。未出版。

葉啟政（2000，11月）。辛志平校長之「五育並重」教育理念的啟發。載於新竹市教師會主辦之「**辛志平校長教育理念研討會**」研討資料（頁81-92），新竹市。